

楔子 憑空多個未婚妻

齊驍不敢相信，他只是離府半年，到京城城郊操練班軍而來的衛所兵員，回家後居然多了個未婚妻。

齊驍是承遠侯世子，原本駐守西北邊境寧夏衛的父親齊世準在數年前與韃靼之役戰敗後，皇帝震怒，被召回京中便未能再回西北，只給了一個閒職。

不過齊驍文武全才，戰時父親重傷不能再戰，他年紀輕輕挑起大梁，硬是守住了寧夏衛，沒有讓韃子越過長城一步，所以並未被天家嫌棄，與父親一起班師之後，皇帝將他放至京營任坐營官，負責每幾個月衛所班軍回京時的操練。

也就是說，承遠侯府雖然看上去不濟事了，世子齊驍依舊算是後起之秀，潛力不容小覷，兼之樣貌出眾，故而過了及冠之年仍未娶的他，在京中高門大戶的眼中，就是個相當適合聯姻的香餽餽。

對此齊驍煩不勝煩，他原就視男女之間的風花雪月如浮雲，立功升官穩住侯府的地位才是重中之重，為了逃避那些官媒的攔門還有眾家千金的相看，他索性住在京營裡，幾個月才回一次家。

想不到這次回來，才進家門，椅子都還沒坐熱，他母親宋氏便喜孜孜的提起家裡已經為他訂親的消息，對方是兵部侍郎夏寅修的女兒，今年方才及笄的夏沐曦。話說到這裡，齊驍已經聽不下去了，那些關於夏沐曦如何美若天仙聰明伶俐，如何才貌雙全、落落大方，還是什麼京中赫赫有名的才女之類的話，他早從先前官媒們口中都聽到膩味了，彷彿京中每一個貴女都是這等姿容、這等才情，沒一句能信的。

所以不等宋氏說完，他已經板著臉又離開侯府。

兵部侍郎夏家的女兒是吧？他只要知道這些就夠了，方便他找對門去退親。

承遠侯府距離夏家並不遠，同位於城西，只隔著幾個胡同，齊驍不必打馬，步行兩刻鐘便能跨過小石橋來到了侍郎府的大門前。

今夏有些偏熱，他抬起頭，眯眼看著陽光灑落在夏家只塗了清漆的門匾上。

夏寅修是正三品官，按制夏家門面能在屋脊上放上瓦獸，簷桷梁柱等處還能有些青碧的裝飾，但夏家一概全無，黑門錫環，紅磚青瓦，廊前院內乾乾淨淨，給人很是清爽的感覺。

想到自家侯府的金色大門及獸面門環，漆上彩漆的斗拱屋簷，還有門口那兩頭威風凜凜的石獅，齊驍搖了搖頭。

在父親吃了敗仗被皇帝不喜之後，那些浮誇的裝飾便像是一種嘲諷，他不由得欣賞起夏府的低調質樸，如果不是這家人想把女兒嫁給他，他應該會更認同這兵部侍郎府簡素沉穩的家風。

才來到門前，便有門房迎上，在齊驍未開口前，對方已然恭順地行禮說：「世子大駕光臨，本應由侍郎大人接待。然而大人如今仍在衙門未歸，大小姐交代若世子不棄，可否移駕至府中水榭，大小姐知道世子的來意，會與世子交代清楚。」

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意會到自己問了句廢話，齊驍又換了個問法，「你說的大小姐可是夏沐曦？她知道我會來？」

門房坦然道：「近日負責班軍事宜的諸位將軍們都陸續回京了，大小姐說世子若歸，定然會來我們府裡走一趟，所以她讓下人們注意著些。今日世子一回京大小姐就知道了，她剛剛才說算時間世子也該來了，果然世子就來了。」

齊驍挑了挑眉，看來他母親選的這個未婚妻挺有腦子，說她聰明伶俐倒不是句空話，比一些傳聞聰慧實為草包的貴女強得多了。

他隨意地頷首同意了與她見面，門房便微欠身，恭敬地將他領到了府中的水榭。夏府的花園如門面般並不華麗，卻處處顯出了心思。

院落不做假山，卻有流水，水上拱橋處處，有高有低，橋下曲徑通幽，種有應季的花草樹木，如此竟也搭配出了山水遠近的效果。

而流水最後全彙集至一處大池，池上水榭四面開闊，齊驍遠遠的便看到水榭中一名女子背對著他獨坐，那身影纖細美好，儀態挺秀，想必就是他那素未謀面的未婚妻了。

果然當他走近，那女子便起身迎面而來，兩人在水榭外打了照面，齊驍即使對女人心如止水，也因對方的清麗不由得驚豔了一下。

夏沐曦的美麗像幅精細的工筆畫，那柳眉、瓊鼻，還有櫻唇上揚的幅度，都像用尺子量好了似的，多一分則太豔，少一分則太淡，而她朝他福了福身，那儀態更是無懈可擊，由宮中的教養嫵嫵來做，約莫也只能到這程度了。

小小年紀便有此姝色，不難想像再長大點會是多麼出眾，可惜齊驍是個不懂欣賞的男人，驚豔歸驚豔，臉上漠然的神情卻並未有任何變化。

「沐曦見過世子。」夏沐曦欠身斂目，脆生生地說道。「請世子入內用茶。」

齊驍揚了揚手。

他是個武將，覺得禮數到了就好，並不需對對方如何講究，但當他行至水榭內，發現對方擺了冰塊，亭中的清涼瞬間消去他一身暑氣，而她所謂的茶並非熱茶，竟是涼茶，那杯子還不小，顯然是為了他特地準備。

他一路頂著豔陽行來正渴得不行，便不客氣地一飲三大杯。

放下杯子，他的表情終於有些複雜了，因為眼前女子體貼的程度超乎他的想像，又聰明又漂亮，處事還周到，難怪他娘會喜歡。

「妳說妳知道我想來做什麼？」既然是聰明人，他索性單刀直入地問。

「世子是來退親的。」夏沐曦斬釘截鐵地道，姣美的五官卻沒有即將被退親的難過，依舊是一派平和。

齊驍銳利的目光鎖定著她，感覺此女年紀輕輕，心思卻不淺。

「這並不難猜啊！」夏沐曦聳聳肩，「侯府為世子放出談親事的風聲也不是第一日，先前也相看過其他女子，但只要有世子在，沒有一件親事成了，這一次能定成親，還是趁著世子不在，顯然世子沒有這個心思。」

而後，她說出令他更加意外的話。

「我曾聽父親說過，世子於京軍中相當努力，足見並沒有熄了重回西北劍指韃靼的雄心壯志，有這樣的胸懷又怎麼會把眼光放在風花雪月之上？」

齊驍一直想重振過去承遠侯府戰場上的榮光，這樣的心願被他深藏心中，怕說明

白了會令他戰敗的父親難堪，可如今心事被一個女子用這種方式道出，他卻覺得有些可笑。

「我沒妳想得那樣有英雄氣概，只是我確實沒放棄回戰場，若是死了，豈非耽誤了與我訂親之人？」他搖了搖頭。「既然妳如此明白，那麼有什麼要求大可說出來，退親是我不對，什麼責任罵名我都願意承擔。」

在夏府院落的美景下，對方又這麼上道，齊驍微微放鬆下來，又喝起涼茶，誰知她的下一句話，讓他一口茶險些噴出來。

「我的要求便是，希望世子不要退親。」

齊驍微微愕然，然後雙眉拉成一線，「妳在耍我？」

「沐曦不敢。」夏沐曦朝他甜甜一笑。「這不便在與世子商量嗎？其實我覺得對世子而言，留著我這未婚妻好處更多，若是貿然退了親，反而於你不利。」

「願聞其詳。」他倒真有點被她挑起興趣了。

「這麼說吧！若是世子退親，必然想將惡名歸到自己身上，但侯府並不會因此放棄替世子重新尋親事，那麼接下來願意與侯府結親的女子，條件必然要往下調整一點……」她停頓了一下，不知是自信還是狂妄地說道：「至少不會比我好。」齊驍看了她一眼，其實她條件上乘，就算比她差一點，也差不到哪裡去。不過這樣的話他自然不會說，免得助長她的威風，畢竟他是來談判的。

他不回應，夏沐曦便當他默認了，又道：「就算不論議親的條件，一直反覆的相看，世子也煩透了吧！不如就停在我這裡，至少我識相，還能幫上世子的忙，讓世子日後就算回戰場上，也能無後顧之憂。」

「妳能幫我什麼忙？」他不以為然。

「我知道侯府如今並不安穩。當初侯爺在西北與韃靼的一戰，盛樂長公主的駙馬劉崧與侯爺各領一軍，但最後劉駙馬死在了戰場上，侯爺雖重傷卻留了一命，長公主因此對侯爺……恨之入骨，認為是侯爺背棄了劉駙馬，才導致他犧牲。長公主的態度立場影響太后及陛下甚多，侯爺也才因為戰敗被召回京中，沒能再回西北。」

夏沐曦不是沒看到齊驍微變的臉色，不過她仍泰然自若地繼續說下去。

「侯爺在宮裡受到厭棄，也影響了同僚對他的態度，侯府被孤立，在朝堂上絕不是什麼好事。朝廷勢力這部分是世子一直想補救的，我能幫的有限，但在後宅交際上我卻能盡一份心力，侯爺夫人並非京城人，似乎對京中高門之間的往來應酬相當不適應，入宮往往受到太后及盛樂長公主的奚落，吃了不少虧，若我是世子的未婚妻，便能名正言順的幫上一幫。畢竟後宅穩了，前頭的男人才能無後顧之憂的衝鋒陷陣。」

她說的很是委婉，實際情況更惡劣。

承遠侯夫人，也就是齊驍的母親宋氏，出身並不顯赫，她只是西北一個窮縣令之女，隨夫回到京城之後確實常被嘲笑，導致她面對這些高門間的交際更加手足無措，時常鬧笑話。

尤其命婦逢年過節必須入宮，宮中舉辦宴會，通常宋氏也必須出席，沒有一次她

是高高興興回來的，甚至還有幾次被太后與盛樂長公主整到病了好幾天，齊世準屢屢因此鬧到殿前，皇帝卻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，令齊世準及齊驍極為心疼，這口氣卻只能咬牙忍了。

齊驍有點動搖了，若真有人能在後宅之事幫扶母親，確實父親及自己都能輕鬆多了，母親也能少吃些苦。這個夏沐曦雖然年紀不大，處事卻沉穩周全，如果從這個角度上來看，似乎定這門親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。

況且她說得對，他退了這門親，依母親的性子，後面肯定還有無數的相看在等著他……一想到那情況齊驍頭都大起來，不由得更加正視夏沐曦的提議。

他都沒料到自己會被說服，看來那些關於夏家女才貌雙全、聰明伶俐、落落大方的傳聞，並不是謠言。

「妳說的都是對我有好處，但這麼幫我，於妳又有什麼好處？」他突然問道。

夏沐曦苦笑，「這便是我夏家內部之事了。我自幼喪母，由祖母教養長大，前兩年祖母也過世了，如今我已屆婚齡，若世子退了親，父親只怕會把我的親事交由姨娘處理，那我……簡而言之便是若不嫁給世子，也會許給別人，但那個別人是好是壞就不知道了。今日是侯爺夫人找上侍郎府，我才能與世子訂親，承遠侯府內部關係簡單，與京中各家亦沒有政治或利益上太大的牽絆，對我而言算是最好的去處了……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齊驍斷然道。「我答應妳，這門親事便維持現況吧！」

夏沐曦美眸一亮，笑容又燦爛了幾分，卻沒了先前那樣刻意的端莊，多了幾分她這年紀少女該有的天真瀟灑。

或許是被她影響，又或許是心境變了，齊驍臉色不由自主緩和了些，起身與她告別，又被門房客客氣氣請離了夏府。

直到他走得看不見人影了，原本端端正正坐在水榭中的少女，突然一躍而起，興奮地拉起候在一旁服侍的丫鬟晴兒及雨兒轉起圈來，方才那穩重的人彷彿並不是她。

「晴兒、雨兒，我太高興了！他真的不退親了啊！」夏沐曦笑得嘴角都要咧到耳邊，什麼儀態，什麼形象，早被她忘情地拋到天邊去。

晴兒及雨兒從小服侍她，早知道自家小姐的性情，跟著笑起來。

因為老夫人死前獨排眾議，遺命侍郎府的中饋交給小姐掌管，直接否決了交給妾室的可能性，所以小姐即使年紀輕輕，在人前也必須沉穩，必須得體，才能鎮得住下人。

如今這府裡上下還能有條不紊的運作著，靠的全是她超乎年紀的穩妥手段，但事實上她內心畢竟只是個十五歲的少女啊！

在不需要偽裝的時候，夏沐曦可放得開了，什麼都敢說，「我從三年前在京軍大比看到齊驍獲得優勝，就非他不嫁了，好不容易等到承遠侯府來提親了，怎麼可能讓他退親！」

若說三年前只是被京軍大比時齊驍的英姿煥發吸引，之後她多方面暗中打探他的性格及人品，得到的結果皆令她相當滿意，了解越多便越被他吸引後，就是真的

愛慕得非君不嫁了。

夏老夫人是世家出身，擁有極好的知識及儀態，被她教養長大的夏沐曦，自然在京中有著不俗的名聲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不說，最重要的她有承遠侯府最需要的一個當主母的手腕及聰慧，懷有這些優勢，在每家宴會裡夏沐曦與宋氏接觸幾回後，她就知道自己必然會被宋氏相中為未來媳婦。

果然承遠侯府來提親了，她當晚可是樂得睡不著，不過她也想到齊驍必然不會輕易就範，所以打定主意在他提出退親前，說服他。

如今一切都按照她的設想來走，還替自己與齊驍創造了更多彼此認識了解的時間，叫她怎麼能夠不開心？人都說近水樓臺先得月，她相信他總有一天也會慢慢喜歡上她吧！

「恭喜小姐喜獲如意郎君。」晴兒、雨兒瞧她樂不可支，覺得好笑，卻也異口同聲說道。

「那是！」夏沐曦喜得雙手一拍。「小姐我今天高興，晚膳全府加菜！」

兩個丫鬟連聲道謝，還不待她們去通知，門房卻來了。

「小姐，老爺回來了，問起了方才來的客人。」

夏沐曦一怔，而後大眼滴溜溜地一轉，挺直了背脊，螭首微頷，眨眼又恢復成那優雅得體的大小姐。

「今日承遠侯世子拜訪未來泰山，表達自己離京數月未能親來提親的歉意，不巧父親上衙未歸，我會和他好好解釋的……」

第一章 掌理後宅一把罩

「大小姐，廣寧伯夫人欲在十日後舉行賞蘭宴，邀請家中幾位未結親的姑娘出席一同賞花。」

「拒了。廣寧伯夫人老愛稱自己出身汝寧府望族，盛樂長公主的前駙馬劉崧也是汝寧府世族劉家出身，兩人是親戚。與其去了被人為難陷害，不如裝病……是了，廣寧伯府的建蘭養得好，聽說以女兒紅澆灌長成的，花香濃郁，我既稱病，就以侍郎府的名義送兩罈子花雕過去，紹興人稱花雕為女兒酒，也算應景了。」

「好的大小姐。另有一事，太后千秋節在一個月之後，聽說陛下要與今年的秋獮一起辦了，我們侍郎府應送什麼做為生辰賀禮？」

「這個我早已準備好了，太后因為承遠侯府的關係，對我不太喜歡，送什麼她都不會滿意的，但我們卻不能失了敬意。太后篤信佛教，三個月前我便著手繡了一幅楞嚴經，橫豎千秋節我沒有誥命也不能去，府裡送這也足夠了。」

「是的，奴才省得。」侍郎府的總管，得到了準話，這才由花廳退下。

夏沐曦今年十六了，從十三歲那年夏老夫人去世，接下府裡中饋也有三年，這三年來京裡不少人等著看笑話，暗暗的期待著侍郎府會變得如何烏煙瘴氣。

但眼睜睜的瞧著那姑娘由髻髮插上了笄釵，侍郎府也比夏老夫人在時更加井然有序，與各家權貴往來也極有分寸，不因管家的是晚輩而失了侍郎府該有的風範，亦不會因年輕而急躁激進。

也就是她行事作風如此得體圓融，反倒在眾夫人貴女之間如魚得水，她能那麼輕

易知道各權貴高門的隱私及內幕，與她和各家內眷交好脫不了關係。

去年暗自嘲笑承遠侯府替少年英雄的齊驍訂下夏沐曦的人，現在紛紛被打臉，京中對她應對進退的得體大方多有稱讚，侯府主母宋氏得她襄助，幾乎也很少再有如過去那樣被人嘲笑捉弄的情況。

夏沐曦敢說自己答應齊驍的事她做到了，雖然情感上那個冰塊似的男人總若即若離，令人有些氣餒，但她堅信自己在齊驍心中必然掙得了一定的地位，至少她為侯府決定的事他甚少過問，可以說是全盤信任。

「今日他該是申時末左右會回侯府……我也該去看看了。」

夏沐曦自是以尋宋氏討論太后千秋節賀禮的名義而去，想到能見到齊驍，她穿上了最新的秋衣，藕荷色青春又不失莊重，在裙角繡上了粉白帶葉的茉莉，卻凸顯了她這年紀該有的俏皮，插上一支清雅的蘭花簪子，襯得長開了的夏沐曦可謂清麗動人。

她想，齊驍在京營裡看多了五大三粗毫無美感的臭男人，總會多看她一眼的吧？雖然夏府離承遠侯府極近，她依舊帶著晴兒和雨兒坐上了馬車，繞了一圈才停在侯府門口。

她昨日已投帖告知今日申時前來，故而門房早已在外迎接。

這兩年夏姑娘沒少來侯府，每次來都逗得侯爺夫人笑哈哈的，侯爺似乎也很欣賞她，他們這些下人對她自然不敢怠慢。

門房恭敬地讓府裡的嬪嬪領她及晴兒到花廳，宋氏早已在內等候。

「沐曦見過夫人。」夏沐曦朝宋氏行了個晚輩禮。

「好了好了，早說妳不必行禮了，每回都如此客氣。」宋氏雖然口中這麼說，心裡卻也稱讚這準兒媳的周到，這孩子助侯府良多，卻從未恃寵而驕，對侯爺及自己的敬意一如既往。

她拉著夏沐曦坐下，兩人親熱的寒暄了幾句，方才說道：「妳來得正好。我正為太后千秋節的賀禮心煩。妳也知道太后一向不喜承遠侯府，這次禮若送得不好，只怕有刺兒可挑了。」

「夫人都說了太后不喜侯府，那麼不管侯府送什麼，太后都不會喜歡的。所以千秋節的賀禮只要穩妥，讓人挑不出毛病來，也不用太出色昂貴，與其他公侯之家差不多就成了。」

夏沐曦敢來給宋氏建議，早就做好了準備，與侯府相近家境的幾家賀禮，她早就明裡暗裡打聽好了。

「英國公府送的是一匹雲錦，那是因為國公府老夫人出身金陵，能得到最新的花色；太傅府送的是一幅前朝謝大才子的八駿圖；戶部尚書府送的是南海紅珊瑚樹……」

聽她說得滔滔不絕，宋氏嘴巴都快合不攏，這準兒媳的能耐她早就知道，想不到還能更厲害，這些消息她到底是怎麼打探到的？

夏沐曦說得渴了，停下喝了口茶，才悠悠把話題拉回承遠侯府，「夫人這裡，我記得侯府的庫房之中，有一座白玉觀音像，此物在眾多賀禮中並不出色，卻也價

值不菲。如今離太后千秋節尚有月餘，夫人不妨將觀音像帶到玉泉寺供奉幾日，這樣也算誠心了。」

過去宋氏常為各家的婚喪喜慶賀禮想破了頭，尤其越位高權重越令她舉棋不定，兒子訂親之後有了夏沐曦幫她提了幾回意見，回回都沒出差錯，宋氏索性大開庫門，讓這未來兒媳婦提早知道侯府裡有什麼東西，方便她建議安排。

瞧瞧這回太后壽禮，不也就安排得挺好？

宋氏眉開眼笑，「妳說的有理，說的有理，就這麼辦好了！我昨兒還與侯爺提這事煩著呢，想不到妳一來就解決了，果然還是得靠妳啊！」

「能幫上夫人的忙，是沐曦的榮幸，沐曦不敢居功。」夏沐曦笑得客氣，內心卻不無遺憾，千秋節她不能去，算是逃過一劫，但千秋節同時也是秋獮，秋獮齊驍必然是會出席的，她便少了一個可以在外頭與他碰面的機會。

麻煩的事解決，接下來便是話家常了。

侯府也正在做秋冬的採買，宋氏心喜，便送了她一套姑娘家才戴的白玉蟬頭面，平素夏沐曦並不會收這樣貴重的禮物，自是連連推拒，但當她看到白玉蟬時，不知為什麼鬼使神差地點了頭。

此時下人來報齊驍回府，夏沐曦原本放鬆的心情又繃緊了，整個人坐得端正，還不忘扶了扶頭上的蘭花簪子，抿了抿唇讓胭脂更自然些，盼自己面對齊驍時，永遠是最好的儀態。

不一會兒，齊驍風風火火的進廳了，他先向宋氏請安，之後又朝夏沐曦一揖。

「夏姑娘。」

夏沐曦起身回了一禮，又本能的拍了拍裙襪被弄皺的地方，悄悄地觀察他的神態一如往常的淡然，不由得在心中嘆息。

果然就不能期待他能對她的美貌或打扮另眼相看，或許在他眼中，她與他麾下的小兵，就沒有差別。

不過表面上她仍笑吟吟地朝他頷首，客氣地稱呼了他一聲世子爺。

「瞧你們兩個，都訂親這麼久了還如此生疏。」宋氏笑嗔了兩句。

齊驍沒有反應，但夏沐曦卻是含蓄地一笑。

兩人在沒有長輩時，自是不會如此生疏，亦是能談笑自若，只不過也不像一般情侶般的親熱，至少他沒有對她做過任何逾矩的動作，甚至連一句情話都沒有說過。有時她都羨慕齊驍手下的第一謀士卓浥，能與他隨意插科打諢，勾肩搭背，但她是不敢的，怕他會認為她輕浮，不夠端莊。

他當初會答應不退親，就是看上了她的沉穩得體，至少在他面前，這樣的形象不能打破不是？

「也快到晚膳時刻了，不如沐曦留下來用飯吧！」宋氏笑道。

夏沐曦心中千肯萬肯，但在齊驍面前卻是大方地婉拒了。

「不了，沐曦今日前來，除了與夫人談談太后千秋節之事，尚有一物要送世子，如今見到世子了，能當面贈出，也算表達了沐曦的誠意。」

她的話讓齊驍微挑眉，接著他的小廝就從晴兒手上接過了一個小包袱。

齊驍拿到手上的時候，心忖這丫頭做事總是如此拘謹，怕落了個私相授受的名聲，才刻意在母親面前贈他禮物吧？

其實……他並不介意她在兩人獨處的時候送他，有個嬌俏可人的小未婚妻，他也不是木頭，有時也會想親近些，尤其在他對她已從滿不在乎到好感漸生的時候。可惜兩人見面時，不是長輩在場，至少也會有奴僕在側，甚少有這樣的機會。只不過這樣的情緒他也不知該怎麼向她表達，畢竟他冷臉習慣了，更不懂得說些什麼討好女人的甜言蜜語。

打開了包袱，齊驍揚了揚眉，包袱裡是一副皮手套及一枚玉扳指，這些都是拉弓射箭時需要之物，她送他這些是想……

他還在思索，夏沐曦主動解釋了，「今年太后千秋節與秋獮一起舉辦，世子必然是要隨駕的。沐曦知道世子慣用劍，可恰好最近沐曦得了一塊硬白玉，便讓人做成了扳指，還有這皮手套，是……是我親手縫的，希望世子不嫌棄。」

齊驍都還沒說什麼，宋氏已好奇地探過頭來，看到他手上的白玉扳指，居然噗哧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「妳這丫頭，難怪先前我送妳頭面時，妳起先還推辭，看到了雕的是玉蟬就收下了，原來原因在這兒，妳這扳指雕的竟也是玉蟬，這就是妳與驍兒的緣分啊！」心思被宋氏說穿，夏沐曦難得的滿臉通紅，而這回齊驍正視了她嬌美的羞態，心中一動。

「謝謝，我收下了。」齊驍目光帶著深意看著她。「妳……留下來一起用膳吧！」

在侯府的一頓晚膳，夏沐曦貫徹了她大家閨秀的教養，飯菜只吃三分飽，席不言語食不露齒，坐得端端正正，還會不時的替宋氏及齊驍布菜，夾的都是他們喜歡吃的菜，讓宋氏對她又更加滿意了。

只不過，席畢齊驍忍不住問了她這樣真能吃飽？一句話堵得她啞口無言。

幸而宋氏解圍，她也當過姑娘家，怎會不知姑娘家的心思？難道在心上人面前大碗喝湯大口吃肉不成？

於是宋氏直接趕了齊驍讓他送夏沐曦回府，在侯府門口時，按理夏家的馬車應當會在外迎接，結果等了半天，卻沒等到車夫。

「世子……我忘了午後我來侯府時，車夫說車子出了些問題，我讓他先駕車回侍郎府了。」這一切都是夏沐曦的安排，當然她不可能說出來，只是一臉無辜地看著他。

「我幫妳安排侯府的馬車。」齊驍隨即道。

夏沐曦差點直接罵句呆頭鵝，這男人果真一點也不解風情，侯府離夏府不到兩刻鐘的路程，送送她會怎麼樣？

於是她鼓起勇氣說道：「世、世子，你能走路送我回去嗎？」

齊驍揚眉，訝異自己聽到的話。

她一向善解人意，從來不會提任性的要求，尤其是對他，幾乎萬事都以他方便為

主，今晚的她似乎很不一樣？

不過他並不介意她偶爾有些小性子，這才像她這年紀該有的活潑。何況兩府這麼近，這也不是什麼難辦的事。

「那走吧！」

夏沐曦樂了，竊喜地走在他身側，晴兒及雨兒只遠遠地綴在後頭。

兩人這樣也算獨處了，她不管問他兵營裡的事，或是侯府裡的事，他都能侃侃而談，而他的話題，她也能搭得上話，兩人的交流竟是無比的合拍。

相對於她的緊張，齊驍卻是十分放鬆的。

自從他對這丫頭放下防心，開始信任她後，他便知道與她相處是很舒服的一件事，她總是說話風趣，言之有物，話聲軟綿綿的，笑意盈盈的眼中裝著的就只有他一人。

其實他挺享受的。

兩人走著走著，不知怎麼偏離了侯府到夏府的路，居然來到了大街上。齊驍恍然發現今晚似乎街頭特別熱鬧，不只沒有宵禁，還燈火通明，攤販處處，街上來來往往的多是青年男女，尤其是未婚少女特別多，個個盛裝華服，三五成群。

他正想低頭問夏沐曦這是怎麼回事，卻見她愣愣地瞧著西三橋旁賣羊雙腸湯的攤子。

羊雙腸湯是南邊來的口味，熬得乳白的羊湯中加入羊血腸及各式羊雜，聞起來有些腥羶，吃起來卻是鮮香濃郁，口感既軟嫩又筋道，相當特別。

「想吃嗎？」他突然問。

夏沐曦默默吞了口口水，朝他搖搖頭。京裡哪個貴女敢說自己愛喝這玩意，包準明日傳得滿京城都是，她還在他面前保留點形象呢！

而後兩人在人群中徐行，遇到那踩高蹺的、吞火吞劍的、耍猴戲的、軟骨功的……夏沐曦的目光都會忍不住停留一會兒，腳步卻不會為那些有趣的小把戲停留，畢竟那不是大家閨秀應該有興趣的東西。

齊驍自是不知她心中所想，只覺這丫頭當真不像其他小姑娘，處在這樣的熱鬧情景中竟也冷靜自持。

待一條大道走了大半，兩人對面突然走來一群少男少女，原本齊驍目不轉睛的要走過去，卻聽到那群人裡傳出了個脆生生的叫喚。

「姊姊。」

那是朝著夏沐曦叫的，接著那群人裡走出了一名少女，是夏寅修的庶女夏婉柔。夏婉柔與夏沐曦一向不和，明明主母已經過世多年，老夫人也往生了，總該輪到她生母蘇姨娘當家做主，可她不知道夏沐曦怎麼和夏寅修說的，竟是拿到了夏府的中饋，令她非常不甘心，要不是每個月的花銷用度被拿捏著，她早就吵翻了天。只是姊妹不和那是關起家門裡的事，在外頭遇到，自然還是要打聲招呼，否則傳出去對整個夏府都會有影響。

「想不到在七夕的夜集遇到世子爺與姊姊。」夏婉柔朝齊驍行了個禮，意有所指地道：「應該是姊姊吵著讓世子帶她來的吧？世子不像會逛夜集的人。」

齊驍壓根沒有回應這夾槍帶棍的一問。

反倒是夏沐曦好整以暇地反問道：「我記得妹妹上回女學的考試考差了，爹爹罰妳禁足，怎麼就跑出來了？」

夏婉柔臉色微變，她身後幾個手帕交，還有一些年輕的紈褲嘻嘻哈哈的笑了起來，惹得她又羞又氣。

「我與姨娘說過了，姨娘說我可以出門。」她有些心虛地道。

夏沐曦仍是那副雲淡風輕的模樣，「原來姨娘的話竟比爹還有分量了？我會記得回去問問的。」

「妳……」夏婉柔幾乎就要與她吵起來。

然而在夏沐曦再度開口前，齊驍突然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先送妳回去吧。」

夏沐曦本就不想再與庶妹糾纏，夏婉柔也不可能乖乖的和她離開，於是她只淡淡的交代了一句讓庶妹別玩太晚，便乖順著跟在齊驍身後走了。

拐了個彎，兩人來到一條無人的小巷。

此時齊驍突然停下了腳步，不疾不徐地說道：「馬車壞了，嗯？」

夏沐曦小臉緋紅，沒想到他會選在這個時機與她算帳。

「原來今日是七夕？」他又說。

她的頭幾乎要抬不起來了。

好嘛好嘛！她就是拐了他與她一起逛七夕的夜集，因為她不想自己一個人度過這一天，牛郎織女相會，她也想……也想與他相會。

不必多說，齊驍也知道她在想什麼，他早知這姑娘愛死他了，這樣迂迴也不過是想與他多相處一會兒。

他這個人性格剛硬，不習慣把那些情情愛愛表現在外，或許對她而言他應是有些冷漠不通人情，她才會出此下策。

這不像聰慧的她會做出的傻事，但卻傻得有點可愛。

齊驍凝視著她，驀地唇角一彎，執起了她的柔荑，輕輕地握住，後面遠遠跟著的丫鬟瞪大了眼，最後還是默默的低下了頭，當做什麼都沒看到。

「走吧！妳爹在家裡該等急了。」他說道。

夏沐曦不敢相信他就這麼牽著她，像在作夢似的，她感動得眼眶幾乎都要泛紅，被他握著的小手不像自己的，小心肝兒跳得都要蹦出胸口，她甚至不敢動作太大，怕驚醒了這場美夢，手上的溫暖會隨時離她而去。

這裡已經離夏府不遠了，但夏沐曦恨不得這條路永遠不要走完，然而美夢終究還是會有醒的一日，看到了那熟悉的黑門錫環，他便放開了她的手。

夏沐曦說不上來自己有多失落，可是齊驍像是看穿了她的心事，竟又出乎意料的輕輕揉了揉她的頭。

「太后壽宴在秋獮時舉辦，妳雖無誥命去不了壽宴，但秋獮我會請妳爹帶妳一起去。」

夏沐曦吃下了一碗銀耳紅豆粥，併一小盤臘鵝，一碟炸肉丸子，三樣涼菜，最重要的，她還喝了整整一碗的羊雙腸湯，才滿足地放下碗筷。

「太滿足了！在侯府只吃那點東西，又走了一大段路，餓得我都覺得自己快見到佛祖！」

晴兒與雨兒整理好桌面，又送上一壺熱茶，前者方才笑道：「所以奴婢在後頭見到大小姐直勾勾的看著那羊雙腸湯，就偷偷地買了一碗讓雨兒先帶回府了。」

「還是妳們兩個機靈！」夏沐曦輕拍了拍仍然燥熱的臉，就是不知道是剛喝了湯熱的，還是方才被齊驍牽著小手的羞澀還揮之不去。「可不能讓世子知道我這麼會吃，否則還不後悔當初沒有退親……」

「小姐這便妄自菲薄了，世子如今對小姐可是柔情密意，奴婢都看到了……」晴兒笑得曖昧。

柔情密意這四個字著實與齊驍毫不搭軋，但夏沐曦確實感受到當時他傳遞過來的心意了，不由得笑得更甜蜜。

「我們訂親年餘，他便當了年餘的正人君子，似是對我不以為意，外人也都說世子冷情，與我訂親只怕是家裡逼得緊迫不得已，但我就知道他心中肯定是有我的！」

晴兒與雨兒也就著她的話談論起來，主僕三人說得正歡，突然房門外傳來通傳的聲音，卻是夏婉柔帶著侍女尋來了。

「都這麼晚了……」有什麼話不能明天說嗎？

雨兒把剩下的話吞回肚子裡，但在場的人都知道她的未竟之語。

「開門讓她進來吧！不管她想說什麼，依她的性子，若不讓她說清楚，能鬧個一整晚。」夏沐曦有些無奈地道。

雨兒去開門了，夏婉柔趾高氣揚地走了進來，劈頭就說道：「我要妳去和爹提一提，讓他帶我去秋獮，參加太后的壽宴！」

此事若是她自己提，肯定會惹得爹爹一陣罵，但夏沐曦不同，她是掌中饋的嫡女，要能說出合理的理由，爹爹說不定會答應。

「妳想去做什麼？」夏沐曦皺眉。

「妳管我去做什麼！總之妳去和爹說就是，難道妳是怕我搶了妳的風頭？」夏婉柔越說語氣越是不快。

因是庶女，以前夏老夫人在時，每次正式的宴會都只帶夏沐曦出席，後來夏老夫人走了，換成了夏沐曦管家，夏婉柔能在人前露臉的機會就更少了。

夏婉柔自認才情容貌都不會差夏沐曦太多，憑什麼她在京中能有才貌雙全的美名，自己卻是默默無聞？

原本就對此暗自不服的夏婉柔，今晚經姊妹淘們提醒她小心嫡姊排擠時，夏婉柔就益發受不了了。

聽說此次千秋節京中不少世家權貴的主母都會出席，她今年十四，也到了該相看的年紀，姨娘眼見是幫不上忙了，她只能替自己打算，去太后壽宴亮相，至少讓外人知道夏侍郎還有個不輸其嫡姊的庶女。

夏沐曦正視著一臉倨傲的夏婉柔，一眼便看穿了她心中所想，不禁嘆息道：「我知道妳在擔心什麼，有適合妳出席的場合，我必會安排妳去，定然會有妳出頭的機會。但太后對我們夏家女兒本就不喜，圍繞在那裡的貴婦主母們，又多是捧高踩低的，就是我去也討不了什麼好，妳更不用去受那等罪了。」

這也算是苦口婆心了，那種場合突然冒出一個庶女，如果不是真的特別傑出、技壓眾人，定然會被冷嘲熱諷，甚至是排擠孤立。

但在夏婉柔聽來，就像是夏沐曦為了排擠她找出這麼冠冕堂皇的藉口，她不禁怒從中來。

「太后不喜歡我們夏家女兒，還不是因為妳！誰讓妳要與承遠侯府訂親，才會連累到我！說的好像替我著想，事實上還不是只顧著自己，什麼京城才女的美名，都是排擠我們這些庶女來的！」越說越氣，夏婉柔都有些口不擇言了，「可是誰不知道妳成天追著承遠侯世子跑，早就成了京城笑柄，說妳主動巴結要嫁，妳才真是丟了夏府的臉！」

這樣嘲諷挖苦的傳言，夏沐曦早就聽過了，對這等酸言酸語毫不介懷。

還不是有些人自己嫁不了齊驍，所以羨慕嫉妒恨？何況她也承認自己確實是主動要嫁，為了得到齊驍的青睞，損點名聲也不算什麼。

真的能嫁給他，才是最後的贏家。

「我追著承遠侯世子跑又如何？至少他是我過了明路的未婚夫，七夕與他出遊名正言順，有些人無名無分的與一些紈褲子弟混在一塊兒，我才真想問問這樣不丟臉嗎？」夏沐曦直視著夏婉柔，那句「有些人」指的是誰不言而喻。

夏婉柔氣得咬牙，聲音像從齒縫間硬擠出來，「總之，妳到底要不要去和爹說，讓我去千秋節？」

「怨難從命。」夏沐曦搖了搖頭。

「妳！」夏婉柔指著她，卻說不出什麼威脅的話，畢竟不管在哪一方面，她都是完全的弱勢，今晚又是她理虧，甚至連她對夏沐曦的態度若被夏寅修知道了，必然又是一陣處罰。

於是她一手將桌面上的茶具揮到地上，氣沖沖的離開了。

看著地上一片狼藉，雨兒忍不住說道：「二小姐真是不講道理，明知道說不過小姐，又總愛來吵鬧，每來一回我們就要少個茶壺花瓶什麼的。」

夏沐曦說道：「放心，會從她下個月的月例裡扣掉的。」

晴兒撲哧一笑，「就怕蘇姨娘和老爺吵鬧呢！」

「她不敢的。」夏沐曦卻是一點也不擔心。「她還想爭取掌管府裡的中饋，甚至是被扶正取代我娘的位置。像這樣明顯犯了錯的事，她不僅不會吵，還會故作姿態到爹面前，可憐兮兮的替夏婉柔請罪，妳們看著吧！」

雨兒突然小心翼翼地將話聲降低許多，「小姐，可是老爺似乎挺吃這一套的啊……」

夏沐曦搖搖頭，對自己爹爹看女人的眼光也頗為無奈，「放心吧！有我在一日，便不會讓那對心術不正的母女得逞！」